

带观众走进历史长河，感受现场之震撼

专访《奋斗吧 中华儿女》导演侯克明

■ 本报记者 杜思梦 摄影 李霆钧



8台8K摄影机同时拍摄

四十多年前，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电影《东方红》登陆银幕，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。在此后的岁月里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中国革命之歌》、《复兴之路》相继被拍成电影。

相较前几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电影，《奋斗吧 中华儿女》的拍摄颇具创新精神。拍摄现场，共有8台8K摄影机同时工作，即使在电影史上，这种拍摄方式也十分少见。而上马如此“隆重”的拍摄技术，其实是为了短时间内从多机位、多角度保质保量完整记录演出现场。

侯克明回忆，约有数千位演员参与了《奋斗吧 中华儿女》的舞台演出，排演时间太紧，没有给电影拍摄留出充裕的时间，摄制组必须要在排练和预演的过程中将演出拍摄下来，对他而言，这是个极大的挑战。“几乎就是，演员们排练好一部分，我们就马上拍一部分”，用侯克明的话说，“电影的拍摄几乎是插在演出的空当完成的”。

8台8K摄影机超大规模的拍摄，为影片获得丰富的素材，光是拍摄素材量，就有约100T的数据量，从这海量的素材中挑选出的镜头，可谓万里挑一。

除了采用最新的拍摄技术，为了提升影片的音乐表现力，摄制组在声音制作时，特意采用了5.1环绕声以还原交响乐队伴奏和演员演唱的现场效果。

通过专业的声音处理，最终观众在影院中观影时，能够体会到像在人民大会堂观看现场演出时的震撼。这也正是侯克明的拍摄初衷，“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把观众带进人民大会堂的现场，让观众身临其境，观看这台演出，感受到演出现场的震撼”。

舞台演出与纪录片的交响诗

除了先进的拍摄技术支持，电影《奋斗吧 中华儿女》在艺术创作上也在寻求创新。

电影中，不仅记录了整场音乐舞蹈史诗的演出，还加入了不少纪实的历史影像资料，其中许多是首次在大银幕上公开放映。

侯克明透露，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有的来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片库，有的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料库。电影《奋斗吧 中华儿女》将历史瞬间与舞台表演融合，让舞台表演与歌唱、舞蹈、纪录片在电影中交织，最终为观众呈现出了一部舞台演出与纪录片的交响诗。

在这些影像中，观众能够看到诸如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等战争中，战地摄影师扛着摄影机，冲到前线拍回来的真实影像；也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后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、改革开放后等各时期的影像资料。为了让这些历史影像与观众见面，五名资料员加入到了对历史资料的遴选、修改，近千人次的特效修复团队进行修复和特效处理。

在侯克明看来，历史影像丰富了音乐舞蹈史诗的叙事，增加影片表现力的同时，也让观众对党的百年历史有了深入而形象的认识，“《奋斗吧 中华儿女》不仅仅是一台音乐舞蹈表演的记录，也是对中国革命史的一次回顾，对党的百年辉煌的一次回顾。希望大家通过影片更加了解历史，也更加热爱今天的生活。”

(上接第6版)

◎ 27位女导演贡献40余部过亿票房影片

今年春节档，《你好，李焕英》横空出世，从强势逆袭到超越《唐人街探案3》，再到票房超过50亿元，每一次票房新高，都给中国电影甚至世界电影留下了一个惊叹号。

到了清明节小长假，电影市场再次迎来观影热潮。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，2021年清明档累计票房8.2亿元，创造了国内同档期票房纪录。位列票房前三的影片是《我的姐姐》、《哥斯拉大战金刚》、《西游记之再世妖王》，前两部斩获了档期内八成票房。其中《我的姐姐》排片占比从上映首日的16.66%飙升至35.5%，是清明档的最大赢家，最终斩获8.6亿票房。

2021年春节档和清明档，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和《我的姐姐》的成功，证明了女性导演在创作优质作品的同时，也能够产生较大的票房号召力。

作为女性创作者讲述女性的故事有哪些优势？《我的姐姐》的导演殷若昕说：“女性身份和共情能力，女性对女性天然的感知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去创作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的优势。”

近年来，不少女性导演的作品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。2018年4月28日，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《后来的我们》上映，力压同期的《幕后玩家》、《战神纪》等影片，拿下五一档票房冠军，并以13.61亿的最终票房成为当年女性导演作品的冠军。就在《后来的我们》上映后20天，苏伦执导的《超时空同居》“接棒”上映，最终实现票房约9亿。

薛晓路导演的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系列，两部作品先后在2013年和2016年上映，票房分别为5.19亿、7.85亿，2019年与陈凯歌等多位导演联合执导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拿下31亿多元的票房；李芳芳的《无问西东》于2018年1月公映，实现票房7.54亿；赵薇的导演处女作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2013年上映，斩获票房7.19亿，掀起大银幕的“青春风暴”；去年，姚婷婷的《我

在时间尽头等你》拿下5.05亿票房，为疫情后的市场恢复有效助力。

陈玉珊的《我的少女时代》(2015年上映，3.58亿)、郑芬芬的《快把我哥带走》(2018年上映，3.75亿)、吴君如的《妖铃铃》(2017年上映，3.63亿)、落落的《悲伤逆流成河》(2018年上映，票房3.56亿)等影片票房都超过3亿元。

此外，还有《一吻定情》、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》、《亲密敌人》、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、《一生一世》、《失孤》、《被偷走的那五年》、《闺蜜》、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、《一夜惊喜》、《非常完美》、《万物生长》、《二次曝光》、《28岁未成年》、《傲娇与偏见》、《十八洞村》、《半个喜剧》(刘露与周申联合执导)、《临时同居》、《喜宝》等女导演的作品票房均超过1亿元。

梳理近年来女性导演的作品可发现，据不完全统计，27位女性导演的40余部作品取得过亿的票房成绩。

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，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电影第一次出现女性导演群体，其中比较活跃的女性导演有十多位，包括张暖忻、黄蜀芹、史蜀君、石晓华、王君正、陆小雅、鲍芝芳、王好等为。现在活跃的女导演，都在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她们对社会现实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，女性视角让她们的表达更能呈现出温馨和温情，“当她们以女性导演的身份去执导作品，进行影像化表达时，显示出了不同于以往、不同于男性的较为独特的女性视角。”

不仅在市场层面表现出色，女导演的作品在各大电影节展也大放异彩，或赢得专业肯定。《十八洞村》获得了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、优秀女主角奖和优秀编剧奖，《超时空同居》获得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。同时，杨蕊的《金珠玛米》、张艾嘉的《相爱相亲》、许鞍华的《明月几时有》等进入本届提名或获奖。李芳芳则凭借《80后》提

◎ 观照现实，积极探索新类型

细数近年来女性导演的电影作品，其实大多都是观照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影片，既有对新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宏观展现，也有对当下职场女性、情感生活的微观表达。

例如苗月执导的《十八洞村》、《大路朝天》，展现了湘西精准扶贫和四川公路建设的伟大成就，折射出时代发展与变迁，而其执导的《秀美人生》则撷取了黄文秀人生片段中的点滴细碎，记录了其甘于奉献、勤于努力、勇于拼搏、敢于投入的青春岁月。徐静蕾的《杜拉拉升职记》、《亲密敌人》，聚焦当代职场女性的独立与自信，传递出积极的人生观；薛晓路的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系列，直击移民、代孕等社会热门话题，诠释了生活最本真的美好；李玉的《观音山》，真实地描述了小人物的生活百态，散发着独有的味道。此外赵薇的《致青春》、刘若英的《后来的我们》、姚婷婷的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等，则通过一段段回忆，带领观众重温青春岁月的残酷与美好。

饶曙光认为，这些女性导演的作品展现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，有女性独特的气质和表达，在艺术风格上体现了女性导演的细腻和柔性，特别是细节的表

达能够温暖人心。

当然，也有一些女性导演在题材、类型上做出了新的尝试。例如李少红拍摄的战争题材影片《解放·终局营救》，陈力导演的《血战湘江》、李芳芳的年代史诗片《无问西东》、胡玫导演的历史传记片《孔子》、徐静蕾的悬疑片《绑架者》、吴君如的喜剧片《妖铃铃》、速达的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等。

在李道新看来，武打片、战争片、悬疑片等各种类型片的创作，不应该缺乏女性视角。比如，陈力导演的《血战湘江》、《古田军号》，就为传统战争片“输入了新鲜血液”——相较传统战争片，《血战湘江》、《古田军号》在表达情感和人物内心世界理解方面，女性气质还是隐约可辨。

在题材选择上没有界限的女性电影人，既可以拍“大江东去”，也可以拍“小桥流水”。但相对于男性导演，女性的视角更为独特、手法更为细腻。

比如，赵薇在《致青春》片头运用了公主与水晶鞋的元素，薛晓路在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片尾设置了帝国大厦邂逅重逢的桥段，这种带有浪漫、梦幻色彩的剧情，是女性电影创作者的特点。即便是陈力的历史战争

题材《血战湘江》，片中“将来活着要娶个漂亮媳妇儿”的表达，也带有女性导演的特征。“这种细腻情感的表达以及梦幻结局的设置，都是在男性导演作品中较难看到的。”《洋妞来我家》编剧、《光明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说。

苗月则认为，女性导演的优势在于思考问题的特殊角度，她回顾了自己在创作《十八洞村》的过程时，如何从一个女性导演的角度来诠释宏大的社会命题。

她说，女性导演好比一个母亲，经常会问一些“琐碎”的问题，她在采访中一直在研究到底谁在贫困、为什么贫困、贫困到什么程度、现有的政策如何帮助他们脱贫。在花垣县最贫困的一户家庭中，苗月深切地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“家徒四壁”，但她也看到了可能是这世界上最清凉的泉水，呼吸到了最纯净的空气。她认为，“主旋律电影进入到情感层面创作，那就好办多了”。她说：“《十八洞村》取得的成绩，得益于自己是一名女性导演，因为自然属性不会被社会属性‘屏蔽’，进入到情感层面去创作，需要细腻的心思，而这恰好是女性导演的自然属性。”

在第42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剧本奖、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获得“最佳原著剧本奖”的《我不是药神》的编剧韩家女认为，“女性导演的作品屡屡拿下中外电影节大奖，这与全球范围内女性自我意识的提高、社会地位的提升都有关系。”知名导演许鞍华，早已年过七旬，但她依然奋战在导演第一线，而她的战绩也是有目共睹：13次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，6次夺得金像奖最佳导演奖。她的作品《明月几时有》是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的最大赢家，共拿了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美术指导、最佳原创音乐等5项大奖。去年，她更是获得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。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入围最佳影片的5部电影中，有3部是讲述女人的故事；而在入围最佳导演的5位导演中，有3位是女性导演。张艾嘉执导的《相爱相亲》获得包括最佳剧情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主角在内的七项提名。而文晏执导的《嘉年华》不仅获得了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，还入围了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。

薛晓路执导的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在第3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、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、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、第9届中国电影节、第4届中国影协杯、第5届英国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等电影节展上，提名并斩获奖项30余个。而李玉执导的《观音山》拿下了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、最佳艺术贡献奖。

◎ 女导演为行业带来新鲜气息

“我敬你是条汉子”，这个调侃女性的段子用来形容女导演再贴切不过。这一称呼同时体现了女性导演对于作品整体性的把握，也体现出一定的阳刚气质。

饶曙光认为，中国女性的解放走在世界前列。很多女性导演想在男性处在主导地位的社会上突出重围，获得自己表达的空间。而在某些方面，女性导演也呈现出“女汉子”的特点，很多女性导演在作品中不仅仅体现出女性的特点，也有粗犷的气质。韩家女表示，从事影视业的女性有很多性格都比较强势，但又不失细致与耐心，在创作和制片的过程中比较能处理好和各方面的关系。就她认识的编剧来说，对题材

的选择以及创作习惯上并无十分明显的性别差异，女编剧甚至更容易沟通，更能听取他人的意见。

在片场，导演像是打仗的士兵，女性在现场的力量感不如男人强大。苗月内心也曾认为导演是男人的事情，但现在的时代，性别的东西逐渐被虚化掉，减少了自然属性的表达，这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她表示，在社会层面，男人和女人经历和感受到的是一样的，在创作上，男导演能想到的，女导演也一样可以。

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的导演贾玲曾说：“我对电影的理解实在是太浅薄了，只能靠真情实感去打动观众。”可真诚自有千钧之

力。观众乐于见到贾玲这样的女导演，在导演世界中出类拔萃，占据一席之地。

除贾玲之外，这两年电影界也涌现不少女导演新力量，比如《我在时间尽头等你》的导演姚婷婷、《喜宝》的导演王丹阳、《第一次的离别》的导演王丽娜、《少女佳禾》的导演周笋、《明天会好的》的导演袁媛等。李道新认为，女性导演大量涌现也是正常现象，“女性在精神、投资等方面准备好后，她们对电影的理解会为这一行业带来新鲜的气息，这也是女性导演崛起的原因。当然，中国电影的投资创作体系对于女性创作者的包容、信任和支持，在全球范围都是不多见的。”